

台湾最热门畅销书在大陆首演

台湾
譚
談

三 环 出 版



狐 仙 灯

台湾 谭 谈

三 环 出 版 社

1989·8

台湾著名作家谭谈系列小说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● 狐仙灯 | ● 坛子怪 |
| ● 响铃刀 | ● 女屠户 |
| ● 良心称 | ● 站笼 |
| ● 霸王庄 | ● 吹烟的 |
| ● 寡妇客栈 | ● 我是泰妹 |
| ● 张飞庙 | ● 败子回头 |

大陆版权独享 翻 印 必 究

狐 仙 灯
台湾 谭 谈

责任编辑 时培华 宦晓梅

封面设计 董兆惠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甘肃省新华书店总发行

印数：1—20,000

沂蒙山区，是山东最为贫瘠地方，民国初年，天降“血雨”；更使沂蒙山区方圆数百里内，寸草不生，荒旱成灾，加上那年头军阀横行，盗贼纷起，民间易子而食的惨剧，并不算太稀罕的事。

“血雨”仍然下个不停，山区居民大多保守，不知“血雨”是种气象变化，认为天降灾难，生灵涂炭，于是打破“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处处难”传统观念，率妻携子的，各找生路，各奔前程。

在往“景芝”去的这条路上，逃荒的较多，因为“景芝”是水旱码头，位于“安邱”、“高密”二县之间，一向富饶，求生比较容易；只是天下事有利就有弊，到“景芝”的路途非但远，而且山路崎岖，颇不易行；因而上年岁的人栽倒了，饥饿加上辛劳，不倒下则已，一倒下就别想起来，真是人间惨剧。

走着！走着！前头的人忽然一阵大乱，后面的认为来了土匪；可是身无余物，土匪又能抢些甚么？

一个高大黑汉子，背着他的老娘，边跑边说：“娘！不会是土匪，八成有人发现有东西可吃，孩儿好歹也给娘抢上些。”

“不可以，抢劫是犯法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年头啊！咱不抢，别人照样去抢，娘就随和些吧！”

“不孝畜牲！娘就是饿死也不吃抢来的东西。”

大汉闷声不语，可是心里却盘算着：“不让娘看到，像抢小杏子的那只野兔一样，不就结啦？”

想到小杏子，却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

半晌，他把母亲放在处阴凉地方休息，然后从破包袱里取出只洋油桶改制成的铁碗，他要替老娘找点山泉润润喉咙。

找山泉当然是藉口，行不几步，撒腿便跑，尽管大汉饿得像“人干”，但天赋的健壮身子，仍然跑得像兔子。

一口气赶到了争吵之地，一个女孩迎上说：

“呀！是张柱儿哥！赶快把那只小白狗抢过来。”

张柱儿脸一红，因为唤他的女孩竟是小杏子，小杏子是山区的一朵花，也是最令人喜爱的大美人，可是因为抢过她一只野兔，所以尽可能和她不见面。

“去呀！那小白狗胖笃笃，杀了足可充两天饥。”

张柱儿想想说：

“听你的，可是有话在先，小白狗抢到手，得先问过娘。”

“大婶菩萨心肠，决不容许杀生的。”

“那该怎的办？”

“杀了之后，就说别人送的，老是那么傻！”

张柱儿确实有点傻，山区人背地都称他“傻二蛋”。

两人边说间到了出事之地，但见王屠夫手里掂了把牛刀，怀里抱着小白狗，凶来兮的望着四周的人，不用说，他占了上风，谁要抢小白狗，一刀两个眼，别想活命。

张柱儿在母亲面前像绵羊，只要离开母亲一步，好似猛虎出柙，既霸道又不讲理。

“奶奶的！给我！”

他伸手就把小白狗抢了过来，敢情王屠夫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“傻二蛋”，原来两人曾比划过，张柱儿仅用一条胳膊，便把他打得跪地叫“爹”。

小杏子牵着他的手，到了棵没有叶子的枯树之下，说道：

“狗杀了之后，要分人家一条腿。”

张柱儿摇摇头说：

“总得跟娘打个招呼才行呀。”

小杏子噘着小嘴说：

“又骗人家，你不是答应瞒着大婶吗？”

她联想到过去对张柱儿的体贴，张柱儿居然还抢她的野兔，一时悲从中来，抽动着肩膀哭了。

张柱儿就怕小杏子哭，他搓着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小杏子偷偷瞄了他一眼，失声道：

“小白狗呢？”

搓手时忘记丢了小白狗，张柱儿叹口气说：“你一哭，我就昏了头，小白狗不知跑到哪里了？”

小杏子一琢磨字眼，心里一甜说：

“该着小白狗不死，见大婶去。”

“噢！那不是小白狗吗？”

张柱儿用手一指，小白狗躲在树窟窿里面，露出半个头，正向两人张望。

小杏子把它抱了起来，笑笑说：

“邪门！小白狗怎的不怕人？”

“八成娘说的话不错，有缘吧！”

“这样一来就忍不下心杀它了。”

“老实说！俺见小白狗长得逗人喜爱，本就打算放它一条活命。”

“闹了半天拿着大婶作幌子？”

“没法子呀！俺总欠你一只野兔子人情呀！”

“你道人家真的生野兔子那件事的气？”

“不生气为什么第三天翘起嘴巴呢？”

“女孩家都是这样的。”

“女孩家就该翘嘴巴不理人？怪了！”

“傻人！凭良心说！你就是不抢兔子我也会送给大婶吃。”

“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小杏子叹口气，二十整岁啦，就爱上张柱儿，可是张柱儿偏偏不解情意，教她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张柱儿忽然拍着手说：“小杏子！明白啦！”

“明白？”小杏子眼睛一亮。

张柱儿笑道：

“如果把小白狗带在身旁，娘不是可以解解闷吗？”

答非所想，小杏子眼圈一红，却也不便再说什么？”

张柱儿用铁碗取过泉水，两人去见张母。

果如所料，张母很喜欢小白狗，于是张柱儿背着母亲，小杏子牵了小白狗，自从小杏子父母荒旱病故之后，她等于是张家成员之一了。

×

×

×

“景芝”镇在“临水”西岸，有千户人家，由于水陆发达，交通便利，商业非常繁荣。

张柱儿自然不够资格住客栈，却在“城隍庙”里借到间堆柴房，柴房虽破碎不堪，倒是地方不小，张母早已把小杏子当作未来的儿媳看待，她留下小杏子住在一起，柴房用被单隔起，张柱儿算是外间，那条机灵的小白狗，却是内外两间最受欢迎的“家属”之一。

转眼半个月过去，此其间，张柱儿以作短工维持这个家，他既不懂计较工钱，又不识商场买卖，赚的钱，当然不敷用途，这一来小杏子可惨了。

张柱儿作工当然要吃饱，张母是老娘，还得兼顾营养，她别无法子，只有刻苦自己，每天残茶剩饭的，聊以充饥。

进入初秋的那天，张柱儿收工回来临时的家，出了两件不幸的事，一是小杏子病倒了，一是“城隍庙”庙主要把小白狗赶走。

张柱儿不知小杏子是起因于营养不良，可是张氏却说道：

“傻孩子，小杏子只顾我们娘俩，每天都喝些汤水，怎能不病？”

张柱儿一愣说：“娘是怎生发现的？”

“娘也是愈老愈糊涂了！小杏子说孩子工作，必须先吃，娘吗？七老八十的，行动不便，所以她等你去后，一个人在外面喝剩汤，如非她病发跌倒，娘仍然被蒙在鼓里。唉！现在一文不名，怎的替小杏子治病？”

张柱儿想了想说：“放心，儿子有法子给小杏子治病。”

“哪来的钱？”

“找吴老道借！”

“千万别去……”

可是急性子的张柱儿已经跑出柴房门之外。

吴老道就是“城隍庙”庙主，当张柱儿未回家之际，就跟张母交涉过赶走小白狗的事，是以张柱儿一朝面，他打个稽首说：

“张施主，想来令堂已把那骚狐狸的事告诉你了？”

张柱儿不知小白狗就是“骚狐狸”！这也难怪，狐与狗相似，“沂蒙山区”又不出产狐，难怪他以“狐作狗呢”！

“什么？”他问道，

“意思是说我那条小白狗是狐？”

吴道人点点头说：“是条牝狐！自从贫道念你们逃荒可怜，收留你们母子后，观音大士的供桌再也没有东西存在了。”

“是小白狗吃的？”

“应该是小白狐才对。”

“怪不得你要赶走小白狐呢？”

“施主想来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不过……不过有条件！”

黄道人气得桌子一拍：

“条件？贫道真想不到你说出这等话来。住我的庙，偷我果供，居然有条件，亏你还是位孝子。”

张柱儿眼一翻说：

“孝子怎么样，难道你不孝顺你娘？要知道一但小白狐被赶走了娘心里一定难过，当然要谈谈条件的。”

出家人不愿多事，再加对张柱儿那股傻劲着实没法子，只好问道：

“甚么条件？”

“借几个钱！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治好小杏子的病为止。”

“原来小杏子病了？”

“饿病的！”

吴道人想不到他说话如此直率，一半也是同情的说：

“连请大夫在内，贫道包办，只是小白狐要马上赶走才行。”

张柱儿居然流下泪来说：

“大丈夫讲话，板上钉钉！擎好吧！”

他与小白狐虽是人畜之间，却已深具感情，每日休闲之时，小白狐舔耳弄腮，跳来跳去，着实是件乐事，而今吴道人要把小白狐弄走，他真不知该当怎的处理。

回到柴房，先看了看昏迷不醒的小杏子，然后呼唤半天，小白狐竟已不见了。

张氏问明原因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！狐性最灵，它可能已知要被赶走，既然它很识趣，也无需再找它了。”

果然小白狐三天之内未见踪影，吴道士竟也说话算数，只是请来的大夫太差劲，非但未将小杏子病治好，相反的，愈治愈厉害。

在治病这段期间，张柱儿体味出很多事，最重要的懂得了钱的价值，还有小杏子在他心中的份量，他恨不得代替小杏子生病，只是想得病而无法得病，压根儿就是两码子事。

一个傍晚，庙主吴道人带来名身着白衣，长像俊俏的年

轻书生，经吴道人介绍，书生姓白名平，数代儒医，来“景芝”一为作买卖，一为游山玩水。

张柱儿只问治病，不理其他，白平自然替小杏子诊断了下，然后说：

“这位姑娘的病着实不轻，但张兄请放心，包在兄弟身上。”

张柱儿大喜过望说：“药方呢？”

“普通药房之药成色不够，兄弟随身药箱内恰巧有此药。”

“太好了！白兄住在那里呢？”

“昨日客栈，今日已是邻居。”

“原来白兄也住在这座庙里？那真是太巧了，带路吧！”

他说罢领先走出，白平望着他背影竟然莫来由地微微一叹。

白平住的地方是庙中专门款待贵宾的厢房，里面窗明几净，设备极为素雅，人尚未落座，张柱儿说道：

“药呢？”

吴道人见他一点礼貌都不懂，语气中略带责备的说：

“张柱儿！太不像话了，难道连个‘谢’字都不会说吗？”

张柱儿理直气壮的说：“俺娘说过，‘大恩不言谢’，像白兄这等交情，说个‘谢’字就能扯平吗？”

吴道人被他问得一楞，白平接着道：

“张兄快人快语，其实，替小杏子治病，乃做大夫的份内之事，算不得什么”

张柱儿面孔绷得铁紧说：

“算不得什么就离谱了，没有你，小杏子准死，小杏子一死我也不能活。”

白平一愕，紧接着冷冷说道：

“为了个女人连老娘都不顾吗？倒要请教。”

张柱儿傻里傻气说：

“俺指的是娘百年之后呀！”

白平不胜感慨的说：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想不到一个‘情’字有如此大的魅力。”

张柱儿搔搔头说：

“斯文俺可不懂，但小杏子对得起我，俺就得对起她，没得说！药该交出来了！……”

白平点点头，走入内间房取药，吴道人也离开厢房，张柱儿不耐久候，冒冒失失闯了进去，一入内房，但见红光逼目，香气扑鼻，当他定了定神时，这等景象已无，却见白平寒着脸说：“不打招呼就进来吗？”

张柱儿不以为然的说：

“你又不是大姑娘，怕什么？”

白平张了张嘴，却把要说出的话收住，想了想又改口道：

“药嘛？拿去！”

“是杯冒着香气的白开水。”

未容张柱儿说话，白平补充道：

“药已放入白开水之内，可千万别小看这杯白开水，方才兄弟对这杯水费了很大气力哩！”

“气力？”张柱儿问：“配药也要气力？”

“不见方才的红光吗？”

“是啊！哪来的红光？”

“红光就是火光，兄弟先把药炼成丹丸，丹丸再融于水中，说起来确实很麻烦的。”

“反正‘大恩不言谢’，有机会再报答你好了。”

他接过水碗扭头就走，白平心里说道：

“这傻小子傻的可爱，如果他看看升火的地方在那里又该怎的解释呢？”

× × ×

一杯白开水救了小杏子的命，小杏子亲手调羹，报答恩人，可是恩人白平似乎对这顿午餐不大满意，酬酢之间，他甚而没有跟小杏子讲过一句话。

小杏子多少有点奇怪，女孩家比较敏感，直觉的认为白平跟她有成见，可是成见因何而生，却说不出所以然了。

自小杏子病愈，张柱儿开始忙了，他每天跟白平游山玩水，家里的生计，白平已有照顾，按说，小杏子该高兴才对，相反的，她背地垂泪，深感白平是她恩人，白平却分走了她的爱情，最难过的是有口难言，小杏子怎能责怪张柱儿跟恩人白平来往呢？

这天，张柱儿说是跟白平拜了把兄弟，白平约他到家里见见父母，张母自然满口答应，小杏子虽想拦阻，却说不出理由。

行前！白平留下不少银子，白平并向张母磕了个头，对小杏子呢？仅仅颌首示意，话也未说。

不言伤心人别有怀抱，再说现已鲜衣怒马的张柱儿随着白平，往“沂蒙山区”走去。

行不两日，逐渐荒凉，张柱儿略感不解的道：

“兄弟，你怎会住在沂蒙山区这等苦地方呢？”

白平说：

“忘记我给你讲解桃花源那篇古文吗。”

“记得！桃花源记是形容世外有座桃源。”

“对了！兄弟的地方等于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。”

“你大哥生长在沂蒙山区，从小喜欢打猎，可说没有不到过的地方，怎么想不起如兄弟身份的住宅呢？”

“因为人家住在山洞里！”

“山洞！山洞能住你这样的人？”

“山洞加大，曲径通幽，只是外人不大容易发现罢了。”

张柱儿与白平来往月余，由于白平教他读书、解诗，智慧大增，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头脑懵懵懂懂了，但他心地厚道；加上天生就是“大而化之”的脾气，一刻儿早已就把心中疑念忘之于九霄云外了。

又一天，终于到达白平所谓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此时月儿正圆，张柱儿才想到今晚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。

他不无后悔，中秋节是团圆节，怪不得小杏子妹妹曾噘着个小嘴不大高兴哩。

当下已无法顾虑这些，他近乎糊里糊涂的随白平进入一座山洞，那山洞非常隐密，外表看来，危石掩映，观察不出一丝破绽，可是向内走了半盅热茶光景，赫然开朗，同时，洞悬珠宝，光可鉴人，叹为观止。

张柱儿心说：“怪不得白平弟弟出手大方，他连‘走道’都用珍珠，可见他是位贵公子了。”

又一刻，到了座红漆大门，大门上兽头门环，门口停放着两只石狮子，石狮子两只眼睛像月亮，八成是夜明珠了。

张柱儿恰如“刘姥姥逛大观园”分不出天南地北，更弄不清身居何处了。

大门首还站着青衣小帽人物，此时忙不迭过来请安，张柱儿有些手忙脚乱，白平却向他使个眼色说：

“都是咱们佣人，不必客气。”

张柱儿支支吾吾，于是众星拱月般的把他捧进了走廊，然后穿堂入室，最后在一金碧辉煌的大客厅中，被推上了把太师椅。

环珮声中，小丫头们倒茶，敬烟，他不抽烟，却能喝茶，喝茶像牛饮，一口气干了三壶，当他觉察到自己失态时，更尴尬的事儿又来到了。

一对中年夫妇，像戏班子上的员外，走了出来，白平顾虑他没见过世面，贴在耳旁说：

“是我爹，我娘，你就拱拱手算是见面礼吧！”

白平是导演，他是演员，从见面、讲话、吃饭、入寝，都是白平授意，这可说是张柱儿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社交活动。

入夜！他坚持叫白平睡在一起，理由是房子大，床也大，不习惯。

“白平别有用意的说：

“不大习惯是指一个人睡不着，那为什么不赶快娶大嫂？”

与女人有关的事张柱儿就脸红，白平又补上一句：

“真格的！那个皮包骨的小杏子，你确然该跟她结婚了。”

张柱儿一琢磨字眼不大妥当，连忙说：

“兄弟，小杏子可不是皮包骨，她过去美极了！只是近年来生活不好，营养不够，相信再过些时日你会另眼相看的。”

“她就是美也美不过我吧？”

“你？你是男人，怎跟女人比？”

“比一比并不妨事是吗？”

“不扯这些了！睡吧。”

“除非你把我当成小杏子。”

“兄弟愈说愈不像话，再说！你要真的是小杏子，我敢跟你睡觉吗？”

“怕小杏子？”

“不，我俩连八字都未合，怎的同床共枕？”

“原来你俩并没有婚约？”

“只是娘有这个意思而已。”

“你本人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张柱儿虽是求之不得，却又顾虑小杏子看不上他，嗫嚅半晌不知怎的说是好，最后叫他想起个办法：吹灯上床，就是说话也不怕脸红了。

吹了灯，也把白平拖了上床，被子盖住了两人，他听到白平喘息的声音，他不知易钗而笄的白平紧张所致，误认得了感冒，忙把他紧紧一抱，傻里傻气说：“出出汗就好了，睡吧！”

他说睡就睡，白平如何睡得着？破题儿第一遭躺在男人怀里，而那男人又是她心爱的，同时也是存着以身相报的恩人，她怎的不香汗淋漓，心猿意马？

走笔至此，不待细说，白平乃小白狐之化身也。

人畜虽殊途，礼防则一般，白平——应该叫白萍，却感到莫大羞耻，别说自己没有勇气挑逗，就是有，恐怕这位傻哥哥一条肠子通到底，也不会相信自己是女人吧？

她一夜没有合眼，好在具有千年道行的她，睡觉不睡觉压根就不成问题，但她却在不合眼的一夜里，拿定了主意——必须露骨的向张柱儿试探一下了。